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文玲 / 编著

桃花扇
雷峰塔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桃花扇
雷峰塔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十二册，包括《桃花扇》《雷峰塔》等两篇传世名作及《附录：中国古代戏剧的源和流》《审校后记：构筑一座沟通古今文化的桥梁》两篇。



目 录

桃花扇 / 001

附评：桃花扇底送南朝 / 097

雷峰塔 / 103

附评：天怒人怨雷峰塔 / 175

附录：中国古典戏剧的源和流 / 181

审校后记：构筑一座沟通古今文化的桥梁 / 219





桃花扇

李香君接过诗扇，连看也没看一眼，便将它收入袖中，淡淡一笑道：「这是奴家旧扇，血迹腌臢，看它怎的！」苏昆生忙道：「哎，香君！那扇上有杨老爷妙染，你怎么不赏鉴便袖起来了？」……

「画得倒好。」李香君道，「一朵朵伤情，春风懒笑，一片片消魂，流水愁漂。娇色天然，仿佛用手摘取得下，只怕连徐熙那样的高手也画它不来。唉！桃花薄命，扇底飘零，多谢杨老爷替奴写了一幅桃花照！」

桃花扇

本篇故事是根据清初戏曲作家孔尚任所作同名传奇剧改编的。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季重，号东塘、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出身于明代遗民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早年在曲阜县北石门山中避乱读书。公元1684年康熙南巡回京时路过曲阜，孔尚任因在御前讲经受到康熙赏识而被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逝世。

早在石门山中避乱读书之时，孔尚任便从族兄孔方训处听到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以及南明王朝的兴亡经过，激起写戏的念头。在担任户部主事和工部员外郎期间，他奉命到江南治水，和那里的明朝遗老诗酒唱和，游览了南京扬州一带名胜古迹，为写戏积累了不少素材。康熙三十



八年（1699年），《桃花扇》问世，上演之后影响很大，引起康熙皇帝及其左右的不满。不出半年，孔尚任就被罢职回家了。之后，孔尚任还和顾采合写了一本揭露权奸误国的传奇戏《小忽雷》，但远没有《桃花扇》有名。他的诗文有《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杂著有《阙里新志》《会心录》《节序同风录》等，并传于世，被后人辑为《孔尚任诗文集》。

《桃花扇》是孔尚任的代表作。它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背景，在大量原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升华，创造出李香君、侯方域及民间艺人苏昆生、柳敬亭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举凡“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桃花扇凡例》）。相传他在写此剧时，曾请曲师王寿熙等逐字斟酌修改，三易其稿，历时十年，时克成书。因此，这出戏“不独使观众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齐名，在文学史上有“南洪北孔”之称。

明朝末年，书生侯方域应试落第，在南京莫愁湖畔赁屋居住。

其时崇祯当政，天下大乱，烽烟四起，家信难通。眼看又是仲春时候，只见碧草粘天，黄尘匝地，还乡无同行之伴，触目皆避乱之人，侯方域心中好不忧愁！幸喜还有复社社友陈定生、吴次尾，寓在附近蔡益所书坊，时常与他会文赋诗，议论时政，倒也不算寂寞。

这日三人相约，到冶城道院，同看梅花。不料家僮在门口告诉他们：“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大大一座道院早已占满了。”

三人觉得无趣，商议如何消遣。侯方域道：“既是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岂不有趣？”

陈定生道：“依我说，不必远去。听说泰州柳敬亭说书最妙，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闻他在此作寓，何不同去一听消遣春愁？”

吴次尾赞同道：“这也好。”

不料侯方域却怒声反对道：“不就是那个柳麻子么？听说他新做了阉儿阮大胡子的门客，这样人说书，不听也罢了！”

“咳，这个，侯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陈定生告诉侯方域，



“那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藏，还在这里蓄养声会，结纳朝绅，柳敬亭便是他所新招的门客之一。不过，前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那班门客晓得他是崔魏逆党，立时拂衣散尽。这柳麻子也在其内。如此气节，岂不可敬？”

“哦，有这等事？”侯方域听得愕然敛容道，“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这样豪杰，该去物色物色的！”

三人说着话，来到柳敬亭门前，只见修竹夹道，洞院深邃，青苔掩门。从院落深处，传来调笙弄管的咿鸣之声，显出一副“闲将双眼阅沧桑”的气派。

家僮道：“此间是了，待我前去唤柳麻子出来……”

吴次尾喝道：“嗨！他是江湖名士，如何称得柳麻子？应称他柳相公才是。”

家僮连声称是，走上前去敲了敲门，大声问：“柳相公在家么？”

“噢，来了，来了！”随着应声，一个身材不高，头戴小帽，白发，白髯，双目有神，举止轻捷稳健的老人，出现在三人面前。

他先向陈定生、吴次尾拱了拱手招呼：“原来是陈、吴二位相公，老汉失迎了！”接着向侯方域转过脸来问：“这位是……”

吴次尾回答：“这是敝友侯方域侯朝宗，河南人氏，当今名士。”

久慕清谈，特来领教！”

“久仰，久仰！”柳敬亭将三人让进屋内坐了，献上一杯清茶道，“诸位相公都是读书君子，甚么《史记》《通鉴》，不曾看熟，倒来这里听老汉的俗谈。你看，俺这里是废苑枯松靠着颓墙，春雨如丝，官草香，六朝兴废怕思量，鼓板轻轻放，沾泪读书儿女肠……”

侯方域笑道：“不必过谦，就求赐教。”

柳敬亭道：“既蒙光临，老汉也不敢推辞，只怕演义盲词，难入尊耳。——没奈何，且把相公们读的《论语》说一章罢！”

“甚么，《论语》？”侯方域诧异道，“《论语》又如何说？”

“相公说得，老汉就说不得？”柳敬亭笑着回答，“今日偏要假斯文，说他一回。”说罢打起鼓板，一拍醒木道：“敢告列位，今日所说不是别的，是申鲁三家欺君之罪，表孔圣人正乐之功。当时鲁道衰微，人心僭窃，我夫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那些乐工恍然大悟，愧悔交集，一个个东奔西走，把那权臣势家闹哄哄的戏场，顷刻冰冷。你说圣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害？神妙呀不神妙？咳！自古圣人手段能，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见一伙乱臣无礼教歌舞，使了个些小方法，弄得他精打精。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队，都做了高节清风大英雄！……”

侯方域听他说得字正腔圆，慷慨激昂，却又诙谐飞动，妙趣横



生，忍不住在心中暗暗赞赏：“果然不是个寻常人物！”

说完，柳敬亭放下鼓板、醒木，起身拱手道：“献丑！献丑！”

吴次尾道：“妙极，妙极！如今制诗文，哪能如此痛快，一针见血？真绝技也！”

陈定生道：“敬亭兄才出阮大铖之门，不肯别投主人，故此献身说法。可钦可敬！”

“是啊，是啊！”侯方域连连点头道，“俺看敬亭兄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这正是：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清白人会算糊涂账。”

吴次尾道：“这笑骂风流跌宕，一声拍板温而厉，三下渔阳慨以慷！”

柳敬亭笑道：“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

侯方域问：“日前同出阮衙的，是哪几位朋友？”

柳敬亭回答：“多了。不过都已散去，只有善歌的苏昆生，还住在附近。”

侯方域道：“也要奉访，尚望同来赐教。”

说着三人起身告辞。

清明佳节，侯方域在寓所独坐无聊，信步走到东门之外踏青。他想起前几天听新近结识的好友杨龙友说过，那秦淮水榭金粉场中有一李香君，妙龄绝色，平康第一，现在正由苏昆生教唱吹歌，便想乘机前去一访。

不想刚转身却见柳敬亭远远走来，不禁大喜道：“来得好，柳兄！俺去城东踏青，正苦无伴哩！”

柳敬亭道：“老汉无事，便好奉陪。”

俩人来到秦淮水榭，走过长桥，穿过条条深巷，到了一座黑漆双门之前，柳敬亭告诉侯方域：“这个高门儿，便是烟花妙部、风月名班李贞丽家。”

侯方域道：“我问你，李香君住在哪个门里？”

柳敬亭道：“香君就是贞丽的女儿。”

“是么？”侯方域又惊又喜道：“妙极，妙极！俺正要访她，恰好到此。”

柳敬亭前去敲门，内有人问：“是哪个？”

柳敬亭回答：“常来走动的老柳，陪着贵客来拜。”

内道：“贞娘，香姐，都不在家。”



柳敬亭问：“哪里去了？”

内答：“在大姨娘家做盒子会哩！”

“哦，正是，我竟忘了。”柳敬亭恍然大悟道，“原来今日是盛会。”

侯方域问：“为何今日做会？”

柳敬亭回答：“相公不知，这院中名妓，结为手帕姊妹，就像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时节，便做盛会。赴会之日，各携一副盒儿，都是鲜物异口，山珍海错。大家在一块儿比较技艺，弹琴拨阮，排笙比箫，热闹非常。”

侯方域问：“这样有趣，也许子弟入会么？”

“不许不许！”柳敬亭摇头道。“这样盛会，最怕是子弟混闹，因此常深深锁住楼门，只许楼下鉴赏。”

侯方域又问：“鉴赏中意的，如何会面？”

柳敬亭道：“若中了意，便把物事抛上楼头，她楼上也便抛下果子来。若彼此才貌相当，便可相陪饮酒，然后密约在芙蓉锦帐中相会了。”

侯方域道：“既然如此，小生也好走走了。只不知卞家住在哪厢？”

柳敬亭道：“住在暖翠楼，离此不远，老汉即便与你同行。”

到暖翠楼口，恰好碰见杨龙友、苏昆生。彼此相见之后，杨龙友问侯方域：“侯世兄怎肯到此？难得难得！”

侯方域道：“闻杨兄今日去看阮胡子，不想在这里遇着。”

众人坐了，侯方域抬头看楼，只见窗明院敞，粉头攒动。他问：“李香君在哪里，为何不见？”

杨龙友道：“现在楼头。你看，那不是在奏技了？”

话刚落音，便听得楼上鸾笙风管、琵琶古筝、箜篌云锣，一齐响将起来。一时，弦悠扬，玉叮当，一声声乱人柔肠。

有人吹起了洞箫，刚吹几声，侯方域便忍不住喝彩道：“好哇！这几声箫，吹得我魂都消了！”他从身上取下一把扇坠抛上楼去。

不一会儿，楼上便有人用一方白汗巾包着一包樱桃抛下楼来。

柳敬亭见了，欢呼道：“有趣有趣，抛下果子来了！”

苏昆生前去接过汗巾，将樱桃倒入盘内道：“好奇怪，如今竟有樱桃了！”

侯方域道：“不知是哪个掷下来的？若是香君，岂不可喜！”

杨龙友从苏昆生手中讨过汗巾看了一眼，道：“看这一条冰绡汗巾，十有九分像是她的……”

这时，楼门大开，李贞丽捧着茶壶，李香君捧着花瓶，先后从楼上走了下来。



杨龙友拉着侯方域道：“世兄认认，这是贞丽，这是香君。”

侯方域见李贞丽年约四十，虽徐娘半老而风韵犹存，再看李香君，柳眉杏目，粉面含春，身姿妖娆，楚楚动人，果然如杨龙友所说妙龄绝色，连忙上前施礼道：“小生河南侯朝宗，一向渴慕，今才遂愿。”

“哦，原来是侯公子！”李贞丽笑咪咪看了侯方域几眼，点头道：“请坐罢！”

侯方域诸人依次坐了，李香君一直含羞未语。

须臾，茶至。李贞丽道：“虎丘新茶，泡来奉敬。”

李香君道：“绿杨红杏，点缀新节。”

众人齐声夸奖道：“有趣有趣！煮茶看花，可称雅集矣！”

杨龙友道：“如此雅集，不可无酒！”李贞丽道：“酒已备下。玉京主会，不得下楼奉陪，贱妾代她做东罢！——保儿，烫酒来！”

“来也！”保儿应得一声，立刻将酒菜摆将出来。

众人入席，李贞丽命李香君斟酒。李香君刚捧起酒壶，李贞丽却又要行酒令，众人自然一迭连声赞成。

李贞丽道：“酒在依次流饮，每一杯干，各献所长，便是酒底。么为樱桃，二为茶，三为柳，四为杏花，五为香扇坠，六为冰绡汗巾。——香君，敬侯相公酒！”

李香君斟满酒，侯方域饮了一口，李贞丽掷骰道：“是香扇坠。——侯相公速干此杯，请说酒底！”

侯方域捧起酒盏一饮而尽，道：“小生做首诗罢！——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

众人齐赞：“好诗！好诗！”

接下去是杨龙友，他得的酒底是冰绡汗巾，便念了一段《咏汗巾文》。柳敬亭说了个苏东坡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的笑话，苏昆生代李贞丽唱了一段“樱桃红绽，玉梗白露，半晌恰方言”。

轮到李香君，本该自斟自饮，侯方域接过酒壶笑道：“待小生奉敬！”为她满满斟了一杯。

李香君饮了一小口，李贞丽掷骰道：“不消猜，是柳了，香君唱来！”

众人一齐拍手道：“妙哇！香君香喉，仙音绕梁，唱罢！”

李香君耽了半晌，方才唱了一段苏昆生新近教的《牡丹亭》中曲子道：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